



# 007归来

DEVIL

[英]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著

祁阿红 译

MAY

为伊恩·弗莱明续写007

CARE

上海译文出版社 

FAULKS  
IN FLEMING

# 007归来

[英]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著

祁阿红 译

## DEVIL MAY CARE

SEBASTIAN FAULKS  
WRITING AS IAN FLEMING

为伊恩·弗莱明续写0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007 归来 / (英) 福克斯(Faulks, S.)著; 祁阿红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8

书名原文: Devil May Care

ISBN 978-7-5327-5684-1

I. ①0… II. ①福… ②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8293号

Sebastian Faulks

DEVIL MAY CARE

Copyright: © Ian Fleming Publications Ltd., 200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007 归来	Sebastian Faulks	出版统筹	赵武平
Devil May Care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著	责任编辑	陈炯光
	祁阿红 译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09-179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48,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84-1/I·3345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113557

为了纪念伊恩·弗莱明

并献给我的小学同学法利·瓦基尔，  
因为最初是他让我了解到邦德这个人物



## 目录

一	受监视的监视者	1
二	来自过去的声音	11
三	猴爪似的手	23
四	“我们开始玩吧？”（一）	37
五	不公平	54
六	了不起的姑娘	67
七	“相信我，詹姆斯”	79
八	欢迎光临天堂俱乐部	90
九	草莓色胎记	105
一〇	带翅膀的船	118
一一	好裤子	129
一二	怪物的腹部	143
一三	小小世界	159
一四	世界尽头	170
一五	“你要我吗？”	183
一六	“我们开始玩吧？”（二）	197
一七	卡门之歌	211

一八 兹拉托乌斯特 -36 .....	227
一九 羞耻点 .....	242
二〇 无数面镜子 .....	253
鸣谢 .....	272

## 一 受监视的监视者

这是巴黎的雨夜。雨不停地拍打着林荫大道两旁的石板屋顶，也拍打着拉丁区的复折式小屋顶。在克里雍大饭店和乔治五世四季酒店外，门厅侍者们用哨音让黑暗中的出租车开过来，然后边跑边撑着雨伞，把身穿毛皮服装的客人送上车。在这场倾盆大雨中，偌大的协和广场上，黑色背景中银光闪烁。

在巴黎最北面的郊区萨赛勒，尤素福·哈希姆正在一条过道下面躲雨。这里并不像造型优雅的新桥桥拱，恋人们可以相互依偎保持身上干燥。这是一条长长的、由悬臂支撑的钢筋水泥挡板人行过道，旁边是一些光线暗淡的三居室公寓，寒碜的大门内侧装了许多插销。它的下面就是繁忙喧闹的一号省际公路的一段，它连着旁边的一幢十八层高楼。这幢楼的设计师称其为彩虹大厦，即使在这个名声不好的地区，它也令人望而生畏。

尤素福·哈希姆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人打了六年仗，最后还是溜之乎也。他只身逃到巴黎，在彩虹住宅区找到一个落脚之地。此后不久，他的三个兄弟也来到身边。人们说只有在可怕的塔楼里出生的人，才能在它的空中过道上行走自如而不左顾右盼，但是哈希姆谁也不怕，他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力的时候年仅十五岁，曾在用



燃烧弹袭击邮局时杀过一个人。他在北非和巴黎遇到过不少人，谁也没有把一条人命当回事，谁跑得快谁厉害。时间证明，哈希姆也很厉害。

他步入雨中，凭借钠灯的灯光迅速向前后看了看。他那长着麻子的灰棕色脸上神情谨慎，弯弯的大鼻子一直延伸到眉宇。他用手摸了摸蓝工装裤的后镶袋，那里面放着用聚乙烯塑料袋包着的两万五千新法郎。他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钱，所以即使像他这样见过世面的人也不免有些害怕。

他快速窜入阴影中，第五或第六次低头看了看手表，他根本不知道来找什么人，因为每次来接头的人都不同。这就是这种活动的独到之处：一个接头点只用一次，不断有新面孔出现。哈希姆每次送货也都想求个平安，他坚持要在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接头，但有时候也做不到。采取防范措施是要花钱的，虽然哈希姆的买家不计后果，他们也知道在大街上进行这种交易的代价。在这条道上的人，谁都挣不到那么多钱来确保绝对安全：也就是说，谁都不安全。安全的只是某些位高权重的顶层操控者，因为他们身居数千里之外，不会像哈希姆这样站在这个臭烘烘的楼梯井里。

他把一盒软包装高卢牌香烟送到嘴边，用嘴唇裹住一支叼了出来。就在点燃手中那个廉价的一次性打火机时，他听见黑暗中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哈希姆立即退回黑暗处，为被人发现而恼火，他的手伸向裤子侧面的口袋，摸到了那把小刀的轮廓。从儿时 in 阿尔及尔的贫民区开始，这把刀就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小个子走到钠灯的灯光下，头上那顶旧帽子好像是外籍军团的，雨水顺着帽檐直往下滴。哈希姆看不清那人的脸，只听见对方以嘶哑的嗓音用英

语轻声说：“佛兰德的原野，罌粟盛开。”

“在十字架之间，一排又一排。”哈希姆对答的诗句是根据音节死记下来的，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多少？”即使只说出这一个法语词，也能听出来者不是法国人。

“两万五。”

来者把一个棕色帆布包放在楼梯最下面一个台阶上，随即后退了一步，两只手放在大衣口袋里。哈希姆很清楚，那人有一只手里肯定握着枪。他从蓝色裤子的后袋里掏出包在塑料袋里的钱，然后也退了一步。交易都是这么做的：没有肢体接触，而且保持一段安全距离。那人弯腰把钱拿起来，数都没有数就放进自己的上衣里，随即点了点头，接着他向后退了退，等哈希姆验货。

哈希姆弯腰拎起台阶上的口袋，感觉分量充足，甚至比 he 以前碰到的重一些，但还没有重到使他怀疑里面是不是掺了沙子的地步。他拎着口袋掂了掂，感到里面的东西在动，但没有声音，包里干粉的分量令人满意。这笔交易已经做完，于是他就等对方先走。这也是常规：如果供货方看不见买家朝哪个方向走，就比较安全，因为只要对方不知情，自己就安全。

哈希姆面对着那个人，不愿意先行离开，他突然意识到周围的声音——路上喧嚣的车辆声，还有从过道上滴下来的雨水声。

哈希姆觉得有些不对头，他开始沿着墙向前运动，就像壁虎似的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向着黑夜中的自由空间运动。那人一个箭步蹿到哈希姆身后，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接着哈希姆的脸就撞到那堵没有粉刷的墙上，弯弯的鼻子被碰得稀烂。哈希姆感到自己被脸朝下摔在水泥地上，还听见打开枪保险的声音，然后一个枪管就顶到了他的

耳根后面。那人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哈希姆的手臂反拧到背后，又用手铐把他的两只手铐了起来。是警察，哈希姆心想，但是他们怎么可能……

接着那人把他仰面朝天拖到楼梯井下，先支撑他坐起来。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长约四英寸的木楔，用手掌根部把它塞进哈希姆嘴里，然后用枪把子把它往里砸，连牙齿碎裂的声音都听见了。他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大钳子。

他欠身对着哈希姆，一张黄兮兮的脸一时变得清晰可见。“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对付那些口无遮拦的人。”他用蹩脚的法语说。

他把钳子伸进哈希姆嘴里，夹住他的舌头。

勒内·马蒂斯正在孚日广场附近一家小餐馆与情人共进晚餐。铜杆上的网眼窗帘挡住了窗子的下半部分，可是从上半部分，马蒂斯可以看见广场的一角，看见廊柱上方的红砖以及从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

这是个星期五，他正按常规干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事。从二局下班之后，他乘地铁来到圣保罗，朝他情妇在玛莱区的小公寓走去。他经过那家犹太人的肉铺，那个摆着《圣经》和有七个分支烛台的书店，最后来到一个破旧的蓝色门廊前。他本能地看了看是否有人跟踪，然后拉了拉那根古老的门铃绳。

他朝大街两头看了看，得意洋洋地想，要是个特工想偷情，那真是太容易了。他听见门里传来脚步声。身材矮胖的门房布安太太打开大门，把他让了进去，那副厚厚的眼镜后面露出了她通常的那种通融与不屑的神情。马蒂斯穿过院子，走上西尔维门前的台阶，他心

想，又到送布安太太一盒浓香型巧克力的时候了。

西尔维接过他湿漉漉的风雨衣，在门外甩了甩。像往常一样，她准备了一瓶理查德葡萄酒、两只高脚酒杯、一大玻璃杯水、一盘小包装吐司面包，上面还放了一层听装的肥鹅肝。他们先到她的卧室做爱。那是一间温馨的卧室，花窗帘、花软垫，还有印花墙纸。西尔维是个颇有风韵的寡妇，四十来岁，染了一头金发，保持着很好的身材。在卧室里，她表现出娴熟的技巧，非常可人，有时候马蒂斯会情不自禁地喊她心肝宝贝。从浴室出来之后，她换了一身衣服，给他拿出一瓶开胃酒——接下来就是外出用晚餐。

马蒂斯一直感到很有意思的是，只要一出卧室，西尔维就喜欢转入正常的交谈，谈她在克莱蒙费朗的家，她的儿子和女儿，或者谈她所崇拜的戴高乐总统。晚餐还没有结束，西尔维正在吃最后一口水果蛋糕，这时，身材削瘦的领班皮埃尔就带着歉意走到他们的餐桌前。

“先生，对不起，打扰一下。您的电话。”马蒂斯总是把电话号码留在办公室，不过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可能，星期五晚上是不打扰他的。他擦了擦嘴，对西尔维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就穿过顾客满座的餐厅，经过木头吧台和小休息室，走进了那扇标着“洗手间”的门。电话已从基座上拿下来放在一边。

“什么事？”他的眼睛来回看着一则关于公众场合醉酒的通告：严禁公众场合酗酒，保护未成年人。

在通话过程中双方都没有通报姓名，但是马蒂斯听出了副处长的声音。

“市郊发生了命案。”对方说。

“警察干什么去了？”马蒂斯问道。

“我知道。可是有些情况……令人担忧。”

“警察去了吗？”

“去了。他们很担心，近期这类命案很多。”

“我知道了。”

“你必须过去看看。”

“现在？”

“是的，我这就派一辆车过来。”

“让司机到圣保罗地铁站。”

马蒂斯从衣架上取下湿漉漉的雨衣和帽子，心想，唔，还可以更糟糕的。这个电话两小时前就可以来的。

在地铁出站口旁的里沃利街上，一辆没有熄火的黑色雪铁龙DS21正在等候。司机们从来不熄火，因为他们不想等液压悬挂系统把车重新泵起来。马蒂斯坐进富有弹性的汽车后座，司机挂上挡，车吱溜一声就开动了。

马蒂斯点燃一支美国香烟，看着大街上那些从眼前掠过的商店，其中有坐落在奥斯曼大道上的老佛爷百货商场、莫诺布里超市以及其他一些毫无特征的大商场。车过了北站，穿过皮加勒广场，随即驶入一些小街。这里有许多门前搭着黄色和大红色凉棚的越南餐馆，还有一些只点了一盏灯的旧家具商店，偶尔也有一家点着红灯的召妓旅店，角落里站着—一个打了把伞、体态丰盈、裸露大腿的女人。

出了老城区由运河和纵横交错的道路组成的交通网络之后，他们穿过克利南库尔门和圣但尼街，驶上高层建筑之间的一段高架路面。这里住的是在巴黎这座光之城中没有住房的人，他们只能住在这座城

市中阴暗、不通风的房子里。

司机把车拐下一号省际公路，开上一条小路，经过两三分钟复杂的找路，最后准备把车停在彩虹大厦旁边。

“停车。”马蒂斯说，“朝那边看。”

雪铁龙开始转向，车前的大灯照在一个楼梯井的下方，只有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在那里执勤。

马蒂斯环视这个被遗弃的住宅区，建筑物的墙上有一些间隔很随意的“艺术”木造型，就像立体画派的作品。也许它们原先在这里是为了给房子增加一些色彩和个性，就像这个住宅区的名称“彩虹”一样。这里的房子几乎都被拆除或破坏了，剩下的几幢楼看上去也怪怪的，就像一个口红涂得很难看的干瘪老太婆。

马蒂斯走上前去，让那个警察看了看自己的证件卡。

“尸体在哪儿？”

“在停尸间，先生。”

“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那个警察拿出笔记本。

“尤素福·哈希姆，三十七岁，混血儿或者是黑脚法国人——我说不准。”

“有档案吗？”

“没有，先生。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里的人有档案的不多——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罪犯。我们很少到这种地方来。”

“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管自己。”

“这是一个外族人聚居区。”

“他是怎么死的？”

“近距离被枪杀。”

“我要到上面去看看。”

“好吧，先生。”警察用手把封闭楼梯井的绳子提起来。

楼梯上臭气熏人，马蒂斯憋着气爬了上去。他沿着过道向前走，注意到住户为加固薄薄的前门曾经加上的链子和锁。有一两家的门里还传出广播和电视声，还有提高嗓门的说话声。除了楼梯上的臭气，偶尔还有阵阵古斯米<sup>①</sup>和浓香小香肠的气味。

马蒂斯心想，这些混血儿过的是什么鬼生活！这些混血种，黑脚法国人，这些法籍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就像动物一样，不是被圈在城里，而是被圈在城外。不过他的责任不是来改变这个世界的的不平等状况。他的目的是来看看，如果这个案件不是个偶然的枪击事件，那么会与二局有什么关系。

处长会跟他要一份书面报告，所以他最好对这个彩虹住宅区有一点感性认识，对这里发生的情况有所了解。回办公室之后，他会去查一查类似凶杀案的档案，向移民局进行一些咨询，看看这种不安定有没有什么模式，有没有什么原因。二局的全部人马都投入到对付法国这场殖民地战争所带来的麻烦之中，阿尔及利亚历时八年的民族独立斗争不仅使阿尔及利亚，而且也使法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政治骚乱此起彼伏。为了寻找解决方案，结果令人惊讶：战争时期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掌政权。马蒂斯想到西尔维在提到这个伟人时的崇敬神情不禁笑了笑。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那地方现在叫越南——被打败，在国际上大失颜面。奠边府战役之耻灼伤了法国的

---

<sup>①</sup> Couscous，北非的一种食物，由粗面粉制成。

灵魂，留下了一道不得不赶紧捂起来的伤疤。

马蒂斯心想，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现在美国人似乎也被类似的灾难弄得焦头烂额。不过对于他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意味着成千上万生活困难、有暴力倾向、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移民，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罪犯，有些人则是共和国的死敌。

马蒂斯训练有素地记住了这幢房子的布局以及杀手接近楼梯井的可能角度。他进行的不是当地警方那种程式化的勘察，而是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其他一些基本观察。

他又点起一支香烟，接着从楼梯走下去，向那个警察表示感谢，然后穿过一片弃置的空地，走到发动机仍在空转的雪铁龙旁。“带我去停尸房。”

雪铁龙慢慢转身，就在它的前灯照在一楼门口的时候，灯光里闪过一个人影。此人头戴法国外籍军团的军帽，在这辆大轿车拐到路上的时候，他就一眨眼不见了，该看的东西他好像都看到了。

到了停尸房，马蒂斯等候工作人员获准让他进去。他让表情冷漠的司机在车里等候。

“先生。”那人嘟囔着回到车里。

工作人员带来一位病理学家。此人有些年纪，戴一副金边眼镜，留着修剪整齐的黑色小胡子。他和马蒂斯握握手，自我介绍说他叫杜蒙。

杜蒙反复查对了工作人员那张纸上的号码和冷藏柜上的编号，最终发现了他的目标，随后两手抓住粗粗的金属拉手往外拉。

这种时候马蒂斯总会产生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尸体已经发灰、



冰凉，虽然脸被清洗过，但却依然面目全非。

哈希姆和成千上万死于非命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一样，可是……

“死亡原因？”马蒂斯问道。

“一弹毙命，从上膛朝上开的枪。”

“为什么会伤到鼻子？”

“肯定是先挨了打。”杜蒙回答说，“而且还不只是鼻子，你看看他的右手吧。”

马蒂斯抓起哈希姆紧攥着的拳头，拳头上还沾了一块血糊糊的肉。

“这是他的舌头。”杜蒙说。

马蒂斯放下哈希姆的胳膊。“既然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肢解他？你觉得这是个信号或者暗号吗？”

“不是在他死了之后干的。”杜蒙说，“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干的。肯定是用钳子或者类似的东西把它撕下来的。”

“天哪。”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

“是吗？”马蒂斯说，“我见过，有点印象，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某个地方。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医生，你现在可以把他推进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做。”

他大踏步穿过走廊，走出那幢楼的门厅，步入雨中。“把那个难听的皮雅芙噪音关掉。”他钻进车里的时候说，“送我去办公室。”

司机没有吱声，随手关掉收音机，挂上一挡，车子吱嘎一声随之启动。此时，时间刚过凌晨两点。